

第五回 开生面梦演红楼梦 立新场情传幻境情

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

【蒙：万种豪华原是幻，何尝造孽，何是风流？曲终人散有谁留，为甚营求？只爱蝇头！一番遭遇几多愁，点水根由，泉涌难酬！】

题曰：

春困葳蕤拥绣衾，恍随仙子别红尘。

问谁幻入华胥境，千古风流造孽人。

却说薛家母子在荣府中寄居等事略已表明，此回则暂不能写矣。【甲戌侧批：此等处实又非别部小说之熟套起法。】

如今且说林黛玉【甲戌眉批：不叙宝钗，反仍叙黛玉。盖前回只不过欲出宝钗，非实写之文耳，此回若仍续写，则将二玉高搁矣，故急转笔仍旧至黛玉，使荣府正文方不至于冷落也。今写黛玉神妙之至，何也？因写黛玉实是写宝钗，非真有意去写黛玉，几乎又被作者瞒过。】自在荣府以来，贾母万般怜爱，寝食起居，一如宝玉，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所谓一击两鸣法，宝玉身分可知。】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。【甲戌侧批：此句写贾母。】便是宝玉和黛玉二人之亲密友爱处，亦自较别个不同，【甲戌侧批：此句妙，细思有多少文章。】日则同行同坐，夜则同息同止，真是言和意顺，略无参商。不想如今忽然来了一个薛宝钗，【甲戌侧批：总是奇峻之笔，写来健拔，似新出一人耳。甲戌眉批：此处如此写宝钗，前回中略不一写，可知前回迥非十二钗之正文也。欲出宝钗便不肯从宝钗身上写来，却先款款叙出二玉，陡然转出宝钗，三人方可鼎立。行文之法又一变体。】年岁虽大不多，然品格端方，容貌丰美，人多谓黛玉所不及。【甲戌侧批：此句定评，想世人目中各有所取也。按黛玉宝钗二人，一如姣花，一如纤柳，各

极其妙者，然世人性分甘苦不同之故耳。】而且宝钗行为豁达，随分从时，不比黛玉孤高自许，目无下尘，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。【甲戌侧批：将两个行止撮总一写，实是难写，亦实系干部小说中未敢说写者。】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，亦多喜与宝钗去顽。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郁不忿之意，【甲戌侧批：此一句是今古才人通病，如人人皆如我黛玉之为人，方许他妒。此是黛玉缺处。】宝钗却浑然不觉。【甲戌侧批：这还是天性，后文中则是又加学力了。】那宝玉亦在孩提之间，况自天性所禀来的一片愚拙偏僻，【甲戌侧批：四字是极不好，却是极妙。只不要被作者瞒过。】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，并无亲疏远近之别。【甲戌侧批：如此反谓“愚痴”，正从世人意中写也。】其中因与黛玉同随贾母一处坐卧，故略比别个姊妹熟惯些。既熟惯，则更觉亲密，既亲密，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，不虞之隙。【甲戌侧批：八字定评，有趣。不独黛玉、宝玉二人，亦可为古今天下亲密人当头一喝。甲戌眉批：八字为二玉一生文字之纲。】这日不知为何，他二人言语有些不合起来，黛玉又【甲戌侧批：“又”字妙极！补出近日无限垂泪之事矣，此仍淡淡写来，使后文来得不突然。】气的独在房中垂泪，宝玉又【甲戌侧批：“又”字妙极！凡用二“又”字，如双峰对峙，总补二玉正文。】自悔言语冒撞，前去俯就，那黛玉方渐渐的回转来。

因东边宁府中花园内梅花盛开，【甲戌侧批：元春消息动矣。】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，请贾母、邢夫人、王夫人等赏花。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，二人来面请。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，就在会芳园【甲戌侧批：随笔带出，妙！字意可思。】游顽，先茶后酒，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宴小集，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。【甲戌侧批：这是第一家宴，偏如此草草写。此如晋人倒食甘蔗，渐入佳境一样。】

一时宝玉倦怠，欲睡中觉，贾母命人好生哄著，歇一回再来。贾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：“我们这里有给宝叔收拾下的屋子，老祖宗放心，只管交与我就是了。”又向宝玉的奶娘丫鬟等道：“嬷嬷姐姐们，请宝叔随我这里

来。”贾母素知秦氏是个极妥当的人，【甲戌侧批：借贾母心中定评。】生的袅娜纤巧，行事又温柔和平，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，【甲戌侧批：又夹写出秦氏来。】见他去安置宝玉，自是安稳的。

当下秦氏引了一簇人来至上房内间。宝玉抬头看见一幅画贴在上面，画的人物固好，其故事乃是“燃藜图”，也不看系何人所画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【甲戌眉批：如此画联，焉能入梦？】又有一幅对联，写的是：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【甲双：看此联极俗，用于此则极妙。盖作者正因古今王孙公子，劈头先下金针。】

及看了这两句，纵然室宇精美，铺陈华丽，亦断断不肯在这里了，忙说：“出去，出去！”秦氏听了笑道：“这里还不好，可往那里去呢？不然往我屋里去吧。”宝玉点头微笑。有一个嬷嬷说道：“那里有个叔叔往侄儿房里睡觉的理？”秦氏笑道：“暖哟哟！不怕他恼。他能多大呢，就忌讳这些个！上月你没看见我那个兄弟来了，【甲戌眉批：伏下秦钟，妙！】虽然与宝叔同年，两个人若站在一处，只怕那个还高些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又伏下一人，随笔便出，得隙便入，精细之极。】宝玉道：“我怎么没见过？你带他来我瞧瞧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侯门少年纨绔活跳下来。】众人笑道：“隔着二三十里，往那里带去，见的日子有呢。”说著大家来至秦氏房中。刚至房门，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【甲戌侧批：此香名“引梦香”。】袭人而来。宝玉觉得眼饧骨软，连说：“好香！”【甲戌侧批：刻骨吸髓之情景，如何想得来，又如何写得来？[进房如梦境。]】入房向壁上看时，有唐伯虎画的《海棠春睡图》，【甲戌侧批：妙图。】两边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，其联云：

嫩寒锁梦因春冷，【甲夹：艳极，淫极！】芳气笼人是酒香。【甲夹：已入梦境矣。】

案上设著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，【甲戌侧批：设譬调侃耳，若真以为然，则又被作者瞒过。】一边摆着飞燕立著舞过的金盘，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设著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，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。宝玉含笑连说：“这里好！”【摆设就合著他的意。】秦氏笑道：“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”说著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，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，【甲戌侧批：一路设譬之文，迥非《石头记》大笔所屑，别有他属，余所不知。】于是众奶母伏侍宝玉卧好，款款散了，只留袭人、【甲戌侧批：一个再见。】媚人、【甲戌侧批：二新出。】晴雯、【甲戌侧批：三新出，名妙而文。】麝月【甲戌侧批：四新出，尤妙。看此四婢之名，则知历来小说难与并肩。】四个丫鬟为伴。【甲戌眉批：文至此不知从何处想来。】秦氏便分咐小丫鬟们，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。【甲戌侧批：细极。】

那宝玉刚合上眼，便惚惚的睡去，犹似秦氏在前，遂悠悠荡荡，随了秦氏，至一所在。【甲戌侧批：此梦文情固佳，然必用秦氏引梦，又用秦氏出梦，竟不知立意何属？惟批书人知之。】但见朱栏白石，绿树清溪，真是人迹希逢，飞尘不到。【甲戌侧批：一篇《蓬莱赋》。】宝玉在梦中欢喜，想道：“这个去处有趣，我就在这里过一生，纵然失了家也愿意，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一句忙里点出小儿心性。】正胡思之间，忽听山后有人作歌曰：

春梦随云散，【甲双：开口拿春字，最紧要！】飞花逐水流。【甲夹：二句比也。】

寄言众儿女，何必觅闲愁。【甲夹：将通部人一喝。】

宝玉听了是女子的声音。【甲戌侧批：写出终日与女儿厮混最熟。】歌声未息，早见那边走出一个人来，蹁跹袅娜，端的与人不同。有赋为证：

方离柳坞，乍出花房。但行处，鸟惊庭树；将到时，影度回廊。仙袂乍飘兮，闻麝兰之馥郁；荷衣欲动兮，听环佩之铿锵。靥笑春桃兮，云堆翠

髻；唇绽樱颗兮，榴齿含香。纤腰之楚楚兮，回风舞雪；珠翠之辉辉兮，满额鹅黄。出没花间兮，宜嗔宜喜；徘徊池上兮，若飞若扬。蛾眉颦笑兮，将言而未语；莲步乍移兮，待止而欲行。羡彼之良质兮，冰清玉润；羡彼之华服兮，闪烁文章；爱彼之貌容兮，香培玉琢；美彼之态度兮，凤翥龙翔。其素若何？春梅绽雪。其洁若何？秋菊被霜。其静若何？松生空谷。其艳若何？霞映澄塘。其文若何？龙游曲沼。其神若何？月射寒江。应惭西子，实愧王嫱。奇矣哉，生于孰地，来自何方？信矣乎，瑶池不二，紫府无双。果何人哉？如斯之美也！【甲戌眉批：按此书凡例本无赞赋闲文，前有宝玉二词，今复见此一赋，何也？盖此二人乃通部大纲，不得不用此套。前词却是作者别有深意，故见其妙。此赋则不见长，然亦不可无者也。】

宝玉见是一个仙姑，喜的忙来作揖问道：“神仙姐姐，【甲戌侧批：千古未闻之奇称，写来竟成千古未闻之奇语。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。】不知从那里来，如今要往那里去？也不知这是何处，望乞携带携带。”那仙姑笑道：“吾居离恨天之上，灌愁海之中，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虚幻境警幻仙姑是也。【甲戌侧批：与首回中甄士隐梦景一照。】司人间之风情月债，掌尘世之女怨男痴。因近来风流冤孽，【甲戌侧批：四字可畏。】缠绵于此处，是以前来访察机会，布散相思。今忽与尔相逢，亦非偶然。此离吾境不远，别无他物，仅有自采仙茗一盞，亲酿美酒一瓮，素练魔舞歌姬数人，新填《红楼梦》【甲戌侧批：点题。盖作者白云所历不过红楼一梦耳。】仙曲十二支，试随吾一游否？”宝玉听说，便忘了秦氏在何处，【甲戌侧批：细极。】竟随了仙姑，至一所在，有石碑横建，上书“太虚幻境”四个大字，两边一副对联，【甲戌侧批：士隐曾见此匾对，而僧道不能领入，留此回警幻邀宝玉后文。】乃是：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【甲双：正恐观者忘却首回，故特将甄士隐梦景重一渲染。】

转过牌坊，便是一座宫门，上面横书四个大字，道是“孽海情天”。又有一副对联，大书云：

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偿

宝玉看了，【甲戌眉批：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，以点俗人，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？观者恶其荒唐，余则喜其新鲜。有修庙造塔祈福者，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以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。】心下自思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不知何为古今之情，何为风月之债？从今倒要领略领略。”宝玉只顾如此一想，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。【甲戌侧批：奇极妙文。】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，至两边配殿，皆有匾额对联，一时看不尽许多，惟见有几处写的是：“痴情司”、“结怨司”、“朝啼司”、“夜怨司”、“春感司”、“秋悲司”。【甲戌侧批：虚陪六个。】看了，因向仙姑道：“敢烦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游玩游玩，不知可使得？”仙姑道：“此各司中皆贮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过去未来的簿册。尔凡眼尘躯，未便先知的。”宝玉听了，那里肯依，复央之再四。仙姑无奈，说：“也罢，就在此司内略随喜随喜罢了。”宝玉喜不自胜，抬头看这司的匾上，乃是“薄命司”【甲戌侧批：正文。】三字，两边对联写的是：

春恨秋悲皆自惹，花容月貌为谁妍。

宝玉看了，便知【甲侧：便知二字是字法，最为紧要之至。】感叹。进入门来，只见有数十个大厨，皆用封条封着。看那封条上，皆是各省地名。宝玉一心只拣自己的家乡的封条看，遂无心看别省的了。只见那边厨上封条上大书七字云：金陵十二钗正册。【甲侧：正文题。】宝玉因问：“何为金陵十二钗正册？”警幻道：“即贵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册，故为正册。”宝玉道：“常听【甲侧：常听二字，神理极妙。】人说，金陵极大，怎么只十二个女子？如今单我们家里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子呢。”【甲侧：贵公子口声。】警幻冷笑道：“贵省女子固多，不过择其紧要者录之。下边二厨

则又次之。馀者庸愚之辈，则无册可录矣。”宝玉听说，再看下首二厨上，果然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副册，又一个写着金陵十二钗又副册。宝玉便伸手先将又副册厨开了，拿出一本册来，揭开一看，只见这首页上画着一副画，又非人物，亦无山水，不过水墨滃染的满纸乌云浊雾而已。后有几行字，写的是：

霁月难逢，彩云易散。
心比天高，身为下贱。
风流灵巧招人怨。
寿夭多因诽谤生，
多情公子空牵念。

【甲双：恰极之至！“病补雀金裘”回中与此合看。】

宝玉看了，又见后面画着一簇鲜花，一床破席。也有几句言词，写道是：

枉自温柔和顺，空云似桂如兰。
堪羨优伶有福，谁知公子无缘。

【甲双：骂死宝玉，却是自悔。】

宝玉看了不解。遂掷下这个，又去开了副册厨门，拿起一本册来，揭开看时，只见画着一株桂花，下面有一池沼，其中水涸泥干，莲枯藕败。画后书云：

根并荷花一茎香，【甲双：却是咏菱妙句。】
平生遭际实堪伤。
自从两地生孤木，【甲夹：折（拆）字法。】
致使香魂返故乡。

宝玉看了仍不解他。又掷下，再去取正册看。只见头一页上便画着两株枯木，木上悬着一围玉带，又有一堆雪，雪下一股金簪。也有四句言词道：

可叹停机德，【甲夹：此句薛。】

堪怜咏絮才。【甲夹：此句林。】

玉带林中挂，

金簪雪里埋。【甲双：寓意深远，皆非生其地之意。】

宝玉看了仍不解。待要问时，情知他必不肯泄漏；待要丢下，又不舍。遂又往后看时，只见画著一张弓，弓上挂一香橛。也有一首歌词云：【甲眉：世之好事者争传《推背图》之说，想前人断不肯煽惑愚迷，即有此说，亦非常人供谈之物。此回悉借其法，为众女子数运之机。无可以供茶酒之物，亦无干涉政事，真奇想奇笔。】

二十年来辨是谁，

榴花开处照宫闱；

三春争及初春景，【甲夹：显极。】

虎兕相逢大梦归。

后面又画著两人放风筝，一片大海，一只大船，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。也有四句写云：

才自精明志自高，

生于末世运偏消。【甲双：感叹句，自寓。】

清明涕送江边舰，

千里东风一望遥。【甲夹：好句！】

后面又画几缕飞云，一湾逝水。其词曰：

富贵又何为？襁褓之间父母违；

展眼吊斜晖，湘江水逝楚云飞。

后面又画著一块美玉，落在泥垢之中。其断语云：

欲洁何曾洁，云空未必空！
可怜金玉质，落陷污泥中。

后面忽见画著个恶狼，追扑一美女，欲啖之意。其书云：

子系中山狼，
得志便猖狂。【甲夹：好句。】
金闺花柳质，
一载赴黄梁。

后面便是一所古庙，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独坐。其判云：

勘破三春景不长，
缙衣顿改昔年妆。
可怜绣户侯门女，
独卧青灯古佛傍。
【甲夹：好句。】

后面便是一片冰山，上面有一只雌凤。其判曰：

凡鸟偏从末世来，
都知爱慕此身才。
一从二令三人木，【甲夹：拆字法。】
哭向金陵事更哀。

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，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。其判云：

事败休云贵，
家亡莫论亲。【甲双：非经历过者，此二句则云纸上谈兵。过来人那得不
哭！】
偶因济刘氏，
巧得遇恩人。

后面又画著一盆茂兰，旁有一位凤冠霞帔的美人。也有判云：

桃李春风结子完，
到头谁似一盆兰？
为冰为水空相妒，

枉与他人作话谈。【甲双：真心实语。】

后面又画著高楼大厦，有一美人悬梁自缢。其判云：

情天情海幻情身，情既相逢必主淫。
谩言不肖皆荣出，造衅开端实在宁。

宝玉还欲看时，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，性情颖慧，【甲戌眉批：通部中笔笔贬宝玉，人人嘲宝玉，语语谤宝玉，今却于警幻意中忽写出此八字来，真是意外之意。此法亦别书中所无。】恐把仙机泄漏，遂掩了卷册，笑向宝玉道：“且随我去游玩奇景，【甲戌侧批：是哄小儿语，细甚。】何必在此打这闷葫芦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为前文“葫芦庙”一点。】

宝玉恍恍惚惚，不觉弃了卷册，【甲戌侧批：是梦中景况，细极。】又随了警幻来至后面。但见珠帘绣幕，画栋雕檐，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，雪照琼窗玉作宫。更见仙花馥郁，异草芬芳，真好个所在。【甲戌侧批：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。】又听警幻笑道：“你们快出来迎接贵客！”一语未了，只见房中又走出几个仙子来，皆是荷袂蹁跹，羽衣飘舞，姣若春花，媚如秋月。一见了宝玉，都怨谤警幻道：“我们不知系何‘贵客’，忙的接了出来！姐姐曾说今日今时必有绛珠妹子【甲戌侧批：绛珠为谁氏？请观者细思首回。】的生魂前来游玩，故我等久待。何故反引这浊物来污染这清净女儿之境？”【甲戌眉批：奇笔摭奇文。作书者视女儿珍贵之至，不知今时女儿可知？馀为作者痴心一哭，又为近之自弃自败之女儿一恨。】宝玉听如此说，便吓得欲退不能退，【甲戌侧批：贵公子不怒而反退，却是宝玉天分中一段情痴。】果觉自形污秽不堪。警幻忙携住宝玉的手，【甲戌侧批：

妙！警幻自是个多情种子。】向众姊妹道：“你等不知原委：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，适从宁府所过，偶遇宁荣二公之灵，嘱吾云：‘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，功名奕世，富贵传流，虽历百年，奈运终数尽，不可挽回者。故遗之子孙虽多，竟无可以继业。【甲戌侧批：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。】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，禀性乖张，生性怪谲，虽聪明灵慧，略可望成，无奈吾家运数合终，恐无人规引入正。幸仙姑偶来，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，【甲戌侧批：二公真无可奈何，开一觉世觉人之路也。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，然后入于正路，亦吾兄弟之幸矣。’如此嘱吾，故发慈心，引彼至此。先以彼家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终身册籍，令彼熟玩，尚未觉悟。故引彼再至此处，令其再历饮馔声色之幻，或冀将来一悟，亦未可知也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一段叙出宁、荣二公，足见作者深意。】

说毕，携了宝玉入室。但闻一缕幽香，竟不知其所焚何物。宝玉遂不禁相问，警幻冷笑道：“此香尘世中既无，尔何能知！此香乃系诸名山胜境内初生异卉之精，合各种宝林珠树之油所制，名‘群芳髓’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好香！】宝玉听了，自是羡慕而已。大家入座，小丫鬟捧上茶来。宝玉自觉清香异味，纯美非常，因又问何名。警幻道：“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，又以仙花灵叶上所带之宿露而烹。此茶名曰‘千红一窟’。”【甲戌侧批：隐“哭”字。】宝玉听了，点头称赏。因看房内，瑶琴、宝鼎、古画、新诗，无所不有，更喜窗下亦有唾绒，奁间时渍粉污。壁上也见悬著一副对联，书云：

幽微灵秀地，【甲双：女儿之心，女儿之境。】无可奈何天。【甲双：两句尽矣。撰通部大书不难，最难是此等处，可知皆从无可奈何而有。】

宝玉看毕，无不羡慕。因又请问众仙姑姓名：一名痴梦仙姑，一名钟情大士，一名引愁金女，一名度恨菩提，各各道号不一。少刻，有小丫鬟来调桌安椅，设摆酒馔。真是：琼浆满泛玻璃盏，玉液浓斟琥珀杯。更不用再说那肴馔之盛。宝玉因闻得此酒清香甘冽，异乎寻常，又不禁相问。警幻道：

“此酒乃以百花之蕊，万木之汁，加以麟髓之醅，凤乳之曲酿成，因名为‘万艳同杯’。”【甲戌侧批：与干红一窟一对，隐悲字。】宝玉称赏不迭。

饮酒间，又有十二个舞女上来，请问演何词曲。警幻道：“就将新制《红楼梦》十二支演上来。”舞女们答应了，便轻敲檀板，款按银箏。听他歌道是：

开辟鸿蒙……【甲夹：故作顿挫摇摆。】

方歌了一句，警幻便说道：“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，必有生旦净末之则，又有南北九宫之限。此或咏叹一人，或感怀一事，偶成一曲，即可谱入管弦。若非个中人，【甲戌侧批：三字要紧。不知谁是个中人。宝玉即个中人乎？然则石头亦个中人乎？作者亦系个中人乎？观者亦个中人乎？】不知其中之妙。料尔亦未必深明此调，若不先阅其稿，后听其歌，翻成嚼蜡矣。”【甲戌眉批：警幻是个极会看戏人。近之大老观戏，必先翻阅角本。目睹其词，耳听彼歌，却从警幻处学来。】说毕，回头命小丫鬟取了《红楼梦》原稿来，递与宝玉。宝玉接来，一面临视其文，一面耳聆其歌曰：【甲戌眉批：作者能处，惯于自站地步，又惯于陡起波澜，又惯于故为曲折，最是行文秘诀。】

第一支，红楼梦引子：

开辟鸿蒙，谁为情种？【甲侧：非作者为谁。余又曰：“亦非作者，乃石头耳。”】都只为风月情浓。趁着这奈何天、伤怀日、寂寞时，试遣愚衷【甲侧：愚字自谦得妙。】。因此上，演出这怀金悼玉的《红楼梦》。【甲双：读此几句，翻厌近之传奇中必用开场副末等套，累赘太甚。甲眉：怀金悼玉，大有深意。】

第二支，终身误：

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盟。空对着，山中高士晶莹雪；终不忘，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叹人间，美中不足今方信。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【甲眉：语句泼撒，不负自创北曲。】

第三支，枉凝眉：

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奇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；若说有奇缘，如何心事终须化！一个枉自嗟呀，一个空劳牵挂。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。想眼中，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经得，秋流到冬尽春流到夏。

宝玉听了此曲，散漫无稽，不见得好处，【甲戌侧批：自批驳，妙极！】但其声韵凄惋，竟能销魂醉魄。因此也不察其原委，问其来历，就暂以此释闷而已。【甲戌眉批：妙！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《红楼梦》一书，更不必追究其隐寓。】因又看下道：

第四支，恨无常：

喜荣华正好，恨无常又到。眼睁睁，把万事全抛；荡悠悠，把芳魂消耗。望家乡，路远山遥。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：儿命已入黄泉，天伦呵，须要退步抽身早。【甲夹：悲险之至！】

第五支，分骨肉：

一帆风雨路三千，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。恐哭损残年。告爹娘，莫把儿悬念。自古穷通皆有命，离合岂无缘。从今分两地，各自保平安。奴去也，莫牵连。

第六支，乐中悲：

襁褓中，父母叹双亡。【甲侧：意真辞切，过来人见之不免失声。】纵居那绮罗丛，谁知娇养？幸生来，英雄阔大宽宏量，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。好一似，霁月光风耀玉堂。厮配得才貌仙郎，博得个地久天长，准折得

幼年时坎坷形状。终久是云散高唐，水涸湘江。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，何必枉悲伤！【甲眉：悲壮之极，北曲中不能多得。】

第七支，世难容：

气质美如兰，才华阜比仙。【甲侧：妙卿实当得起。】天生成孤癖人皆罕。你道是啖肉食腥膻，【甲侧：绝妙！曲文填词中不能多见。】视绮罗俗厌；却不知太高人愈妒，过洁世同嫌。【甲夹：至语。】可叹这，青灯古殿人将老；辜负了，红粉朱楼春色阑。到头来，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；好一似，无瑕美玉遭泥陷。又何须，王孙公子叹无缘。

第八支，喜冤家：【蒙、戚双：冤家上加一喜字，真新，真奇。】

中山狼，无情兽，全不念当日根由。一味的，骄奢淫荡贪还构。觑著那，侯门艳质同蒲柳；作践的，公府千金似下流。叹芳魂艳魄，一载荡悠悠。【甲双：题只十二钗，却无人不有，无事不备。】

第九支，虚花悟：

将那三春看破，桃红柳绿待如何？把这韶华打灭，觅那情淡天和。说什么，天上天桃盛，云中杏蕊多！到头来，谁见把秋捱过？则看那，白杨村里人呜咽，青枫林下鬼吟哦。更兼着，连天衰草遮坟墓。这的是，昨贫今富人劳碌，春荣秋谢花折磨。似这般，生关死劫谁能躲？闻道说，西方宝树唤婆娑，上结著长生果。【甲夹：末句、开句、收句。】

第十支，聪明累：

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算了卿卿性命。【甲侧：警拔之句。】生前心已碎，死后性灵空。家富人宁，终有个，家亡人散各奔腾。枉费了，意惹惹半世心；好一似，荡悠悠三更梦。【甲眉：过来人睹此，宁不放声一哭？】忽喇喇如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。呀！一场欢喜忽悲辛。叹人世，终难定！【甲夹：见得到。】

第十一支，留馀庆：

留馀庆，留馀庆，忽遇恩人；幸娘亲，幸娘亲，积得阴功。劝人生，济困扶穷，休似俺那银钱上，忘骨肉的狠舅奸兄！正是乘除加减，上有苍穹。

第十二支，晚韶华：

镜里恩情，【甲夹：起得妙！】更那堪梦里功名！那美韶华去之何迅！再休提绣帐鸳衾。只这戴珠冠，披凤袄，也抵不了无常性命。虽说是，人生莫受老来贫，也须要阴骘积儿孙。气昂昂头戴簪缨，光闪闪腰悬金印；威赫赫爵位高登，昏惨惨黄泉路近。问古来将相可还存？也只是虚名儿与后人钦敬。

第十三支，好事终：

画梁春尽落香尘。【甲侧：六朝妙句。】擅风情，秉月貌，便是败家的根本。箕裘颓堕皆从敬，【甲侧：深意他人不解。】家事消亡首罪宁。宿孽总因情。【甲双：是作者具菩萨之心，秉刀斧之笔，撰成此书，一字不可更，一语不可少。】

第十四支，收尾·飞鸟各投林：【甲双：收尾愈觉悲惨可畏。】

为官的，家业凋零；富贵的，金银散尽。【甲侧：二句先总宁荣。】有恩的，死里逃生；无情的，分明照应。欠命的，命已还；欠泪的，泪已尽。冤冤相报实非轻，分离合聚皆前定。欲知命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，遁入空门；痴迷的，枉送了性命。【甲侧：将通部女子一总。】好一似食尽鸟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！【甲夹：又照看葫芦庙。与树倒猢狲散反照。】

歌毕，还又歌别曲。【甲侧：是极！香菱、晴雯辈岂可无，亦不必再。】警幻见宝玉甚无趣味，因叹：“痴儿竟尚未悟！”那宝玉忙止歌姬不

必再曲，自觉朦胧恍惚，告醉求卧。警幻使命撤去残席，送宝玉至一香闺绣阁之中，其间铺陈之盛，乃素所未见之物。更可骇者，早有一位女子在内，其鲜艳妩媚，有似乎宝钗，风流袅娜，则又如黛玉。【甲侧：难得双兼，妙极！】正不知何意。忽警幻道：“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，那些绿窗风月，绣阁烟霞，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辱。【甲侧：真极！】更可恨者，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，皆以好色不淫为饰，又以情而不淫作案，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。好色即淫，知情更淫。是以巫山之会，云雨之欢，皆由既悦其色，复恋其情所致也。【甲侧：“好色而不淫”，今翻案，奇甚！】吾所爱汝者，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。”【甲侧：多大胆量敢作如此之文！甲眉：绛芸轩中诸事情景由此而生。】宝玉听了，唬的忙答道：“仙姑差了。我因懒于读书，家父母尚每垂训饬，岂敢再冒淫字？况且年纪尚小。不知淫字为何物。”警幻道：“非也。淫虽一理。意则有别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过悦容貌，喜歌舞，调笑无厌，云雨无时，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，【甲侧：说得恳切恰当之至！】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。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辈推之为‘意淫’。【甲侧：二字新雅。】‘意淫’二字，惟心会而不可口传，可神通而不能语达。【甲侧：按宝玉一生心性，只不过是体贴二字，故曰意淫。】汝今独得此二字，在闺阁中，固可为良友，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，百口嘲谤，万目睚眦。今既遇令祖宁荣二公剖腹深嘱，吾不忍君独为我闺阁增光，见弃于世道，是特引前来，醉以灵酒，沁以仙茗，警以妙曲，再将吾妹一人，乳名兼美【甲侧：妙！盖指薛林而言也。】字可卿者，许配于汝。今夕良时，即可成姻。不过领汝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，尚然如此，何况尘境之情哉？今而后万万解释，改悟前情，将谨勤有用的工夫，置身于经济之道。”说毕便秘授以云雨之事，推宝玉入帐。那宝玉恍恍惚惚，依警幻所嘱之言，未免有阳台巫峡之会。数日来，柔情缱绻，软语温存，与可卿难解难分。

那日，警幻携宝玉、可卿闲游至一个所在，但见荆榛遍地，狼虎同群，忽尔大河阻路，黑水淌洋，又无桥梁可通。【甲侧：若有桥梁可通，则世路人情犹不算艰难。】宝玉正自彷徨，只听警幻道：“宝玉再休前进，作速回头要紧！”【甲侧：机锋。点醒世人。】宝玉忙止步问道：“此系何处？”警幻道：“此即迷津也。深有万丈，遥亘千里，中无舟楫可通，只有一个木筏，乃木居士掌舵，灰侍者撑篙，不受金银之谢，但遇有缘者渡之。尔今偶游至此，如堕落其中，则深负我从前一番以情悟道、守理衷情之言。”宝玉方欲回言，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，竟有一夜叉般怪物掙出，直扑而来。吓得宝玉汗下如雨，一面失声喊叫：“可卿救我！可卿救我！”慌得袭人、媚人等上来扶起，拉手说：“宝玉别怕，我们在这里！”秦氏在外听见，连忙进来，一面说丫鬟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，又闻宝玉口中连叫可卿救我，【甲侧：云龙作雨，不知何为龙，何为云，何为雨。】因纳闷道：“我的小名，这里没人知道，他如何从梦里叫出来？”正是：

一场幽梦同谁诉，千古情人独我知。